

毛宗岗批评本

罗贯中·著 毛宗岗·评点 孟昭连·卜清波·王凌·校点

三国演义

下

滚滚长江东逝水
浪花淘尽英雄
是非成败转头空
青山依旧在
几度夕阳红
白发渔樵江渚上
惯看秋月春风
一壶浊酒喜相逢
古今多少事
都付笑谈中



金圣叹批评本

明 施耐庵·著
清 金圣叹·评点
◎ 罗德荣 校点

水浒传

下



万姓熙熙化育中
三登之世乐无穷
岂知礼乐笙簧治
变作兵戈剑戟丛
水浒寨中屯节侠
梁山泊内聚英雄
细推治乱兴亡数
尽属阴阳造化功

岳麓书社
· 长沙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宗岗批评本·三国演义/(明)罗贯中著;毛宗岗评.
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5.9

ISBN 978-7-5538-0368-5

I. ①毛... II. ①罗... ②毛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 ①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3038号

MAOZONGGANG PIPINGBEN · SANGUO YANYI

毛宗岗批评本·三国演义(上、下)

·精品珍藏版·

作者:[明]罗贯中

评点:[清]毛宗岗

校点:孟昭连 卞清波 王 凌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三仁品牌设计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s.tmall.com

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60.5

字数:1084千字

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5538-0368-5/I·1213

定价:85.00元

承印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

马超者，蜀中五虎将之一也。此卷于其未入蜀之时，先写马超之勇。而将写马超之勇，先写许褚之勇，写许褚正以写马超也。然许褚但矜其勇，而马超斗之，亦不过以勇斗勇耳。马腾之轻入虎口，固为忠有馀而智不足，马超之徒恃虎威，其亦勇有馀而谋未足与！

兵法有妙于用间者。胜一人难，胜两人易，以一人不可间，而两人则可间也；聚两人于一处而胜之难，分两人于两处而胜之易，以两人之聚不可间，而两人之分则可间也。然而间之则非一术矣：有马上之语，而书中之字可疑；有书中之字，而马上之语愈可疑。间之则又非无端矣：斩使之前，操先有书，有前之书，而后之书可疑；割地之时，遂亦有书，有我之书，而彼之书亦可疑。操之所以疑超者，盖深得兵家间法之妙云。

周瑜之愚蒋干，妙在黑夜；曹操之间韩遂，又妙在白日。愚蒋干之书，妙在明白，间韩遂之书，又妙在糊涂。周瑜帐前之语，妙在说极要紧话；曹操马上之语，又妙在说极没要紧话。骗法不同，愈出愈妙，写来好看杀人。

天下岂有两阵对圆，而但叙寒温，无一语及军事者？又岂有遣使送书，精密如曹操，而误封草稿者？此明系反间之计，而韩遂不知，乃含糊以对马超，马超安得不怒乎？然则马超之疑，虽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，而亦韩遂之愚有以成之耳。

马超断韩遂之手，犹自断其手也。韩遂因马超之疑，而欲图马超，亦犹自断其手也。两人之相救，当如左右手，而乃自相矛盾，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，袖手而观其败，岂不深可惜哉？

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，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，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。虽有众谋士以赞之，而裁断出诸臣之上，又非刘备、孙权比也。观其每运一计，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，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。唐太宗题其墓曰：“一将之智有馀。”良然，良然。

操每见西凉之添兵而大喜，盖以兵多则粮不能继，一可喜也；兵多则心不能一，二可喜也。乌巢之战，以少而胜；赤壁之战，以多而败。操之料人，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。

张角之以左道惑众，已隔五十馀回矣，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张鲁以配之。角有兄弟三人，鲁则有父子祖孙三世；角有太平道人大贤良师之名，鲁则有师君、祭酒、鬼卒之号。何其不谋而相类也？盖刘备之将聚桃园，则以黄巾为之始；而刘备之将入西蜀，则以张鲁为之端，是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。

却说当夜两兵混战，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马超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，前后攻击。曹操在渭河内将船筏锁练，作浮桥三条，接连南岸。曹仁引军夹河立寨，将粮草车辆穿连，以为屏障。马超闻之，教军士各挟草一束，带着火种，与韩遂引军并力杀到寨前，堆积草把放起烈火。前有赤壁之烧，后有渭河之烧，大火之后又有小火。操兵抵敌不住，弃寨而走，车乘、浮桥尽被烧毁。西凉兵大胜，截住渭河。曹操立不起营寨，心中忧惧。荀攸曰：“可取渭河沙土筑起土城，可以坚守。”操拨三万军担土筑城。马超又差庞德、马岱各引五百马军，往来冲突；更兼沙土不实，筑起便倒，操无计可施。时当九月尽，天气暴冷，彤云密布，连日不开。

妙有闲笔，点次时序。曹操在寨中纳闷。忽人报曰：“有一老人来见丞相，欲陈说方略。”操请人，见其人鹤骨松姿，形容苍古。问之，乃京兆人也，隐居中南山，姓娄名子伯，道号梦梅居士。操以客礼待之。子伯曰：“丞相欲跨渭安营久矣，今何不乘时筑之？”操曰：“沙土之地，筑垒不成。隐士有何良策赐教？”子伯曰：“丞相用兵如神，岂不知天时乎？连日阴云布合，朔风一起，必大冻矣。前攻冀州之时，有老叟陈说星象，今战渭桥之日，又有老叟陈说天时，前后遥遥相对。风起之后，驱兵士运土泼水，比及天明，土城已就。”操大悟，厚赏子伯。子伯不受而去。不受金帛，高则高矣，但不明顺逆，有愧隐士之名。彼四皓助吕不得为安刘，今梦梅助曹岂得为安汉乎？

是夜北风大作。操尽驱兵士担土泼水；为无盛水之具，作缣囊盛水浇之，随筑随冻。比及天明，沙水冻紧，土城已筑完。超之焚寨恃有火攻，操之筑寨赖有水助。细作报知马超。超领兵观之，大惊，疑有神助。次日，集大军鸣鼓而进。操自乘马出营，止有许褚一人随后。操扬鞭大呼曰：“孟德单骑至此，请马超出来答话。”超乘马挺枪而出，操曰：“汝欺我营寨不成，今一夜天使筑就，汝何不早降！”老贼妄称天命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马超大怒，意欲突前擒之，见操背后一人，睁圆怪眼，手提钢刀，勒马而立。极写许褚英勇以衬马超之英勇。超疑是许褚，乃扬鞭问曰：“闻汝军中有虎侯，安在哉？”许褚提刀大叫曰：“吾即谯郡许褚也！”目射神光，威风抖擞。超不敢动，乃勒马回。前梦众虎而疑，今见一虎而退。操亦引许褚回寨。两军观之，无不骇然。操谓诸将曰：“贼亦知仲康乃虎侯也！”自此军中皆称褚为虎侯。百忙中夹注一笔。许褚曰：“某来日必擒马超。”操曰：“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。”褚曰：“某誓与死战！”即使人下战书，说虎侯单搦马超来日决战。超接书大怒曰：“何敢如此相欺耶！”即批：“次日誓杀虎痴！”褚一虎也，超亦一虎也，虎超岂畏虎褚？

次日，两军出营布成阵势。超分庞德为左翼，马岱为右翼，韩遂押中军。超挺枪纵马，立于阵前，高叫：“虎痴快出！”曹操在门旗下回顾众将曰：“马超不减吕布之勇！”此语是激许褚。言未绝，许褚拍马舞刀而出，马超挺枪接战。斗了一百馀合，胜负不分。马匹困乏，各回军中，换了马匹，又出阵前。又斗一百馀合，不分胜负。许褚性起，飞回阵中，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极写许褚正是极写马超。曹操弃袍许褚弃甲，弃甲亦算输矣。两军大骇。两个又斗到三十馀合，褚奋威举刀便砍马超。超闪过，一枪望褚心窝刺来。褚弃刀将枪挟住。两个在马上夺枪。许褚力大，一声响，拗断枪杆，各拿半节在马上乱打。以厮杀始，以厮打终，一笑。操恐褚有失，遂令夏侯渊、曹洪两将齐出夹攻。庞德、马岱见操将齐出，麾两翼铁骑，横冲直撞，溷杀将来。操兵大乱。许褚臂

中两箭，谁叫汝赤膊？诸将慌退入寨。马超直杀到河边，操兵折伤大半。未行反间之前曹兵屡败，可见将在谋而不在勇也。操令坚闭休出。马超回至渭口，谓韩遂曰：“吾见恋战者莫如许褚，真‘虎痴’也！”

却说曹操料马超可以计破，乃密令徐晃、朱灵尽渡河西结营，前后夹攻。一日，操于城上见马超引数百骑，直临寨前，往来如飞。操观良久，掷兜鍪于地曰：“马儿不死，吾无葬地矣！”伍员不死，楚不得安，曹操其有鞭墓之惧乎？夏侯渊听了，心中气忿，厉声曰：“吾宁死于此地，誓灭马贼！”遂引本部千余人，大开寨门，直赶去。操急止不住，恐其有失，慌自上马前来接应。马超见曹兵至，乃将前军作后队，后队作先锋，一字儿排开。夏侯渊到，马超接住厮杀。超于乱军中遥见曹操，就撇了夏侯渊，直取曹操。写马超志在报仇，不但是勇，实见其孝。操大惊，拨马而走。曹兵大乱。

正追之际，忽报操有一军，已在河西下了营寨。超大惊，无心追赶，急收军回寨，与韩遂商议，言：“操兵乘虚已渡河西，吾军前后受敌，如之奈何？”部将李堪曰：“不如割地请和，两家且各罢兵，捱过冬天，到春暖别作计议。”韩遂曰：“李堪之言最善，可从之。”超犹豫未决，马超不欲和而韩遂欲和，即此便为下文生疑张本。杨秋、侯选皆劝求和，于是韩遂遣杨秋为使，直往操寨下书，言割地请和之事。曹操反间之书未来，韩遂求和之书先至。操曰：“汝且回寨，吾来日使人回报。”杨秋辞去。

贾诩入见操曰：“丞相主意若何？”操曰：“公所见若何？”诩曰：“兵不厌诈，可伪许之；然后用反间计，令韩、马相疑，则一鼓可破也。”贾诩前为李傕策马腾，今为曹操策马超，始终助逆，虽智谋不足取也。操抚掌大喜曰：“天下高见，多有相合。文和之谋，正吾心中之事也。”于是遣人回书，言：“待我徐徐退兵，还汝河西之地。”一面教搭起浮桥，作退军之意。马超得书，谓韩遂曰：“曹操虽然许和，奸雄难测，倘不准备，反受其制。超与叔父轮流调兵，今日叔向操，超向徐晃，明日超向操，叔向徐晃。分头提备，以防其诈。”两下分开，反间之计便可从此而入。韩遂依计而行。

早有人报知曹操。操顾贾诩曰：“吾事济矣！”问：“来日是谁合向我这边？”人报曰：“韩遂。”次日，操引众将出营，左右围绕，操独显一骑于中央。韩遂部卒多有不识操者，出阵观看。想是要看短胡子。操高叫曰：“汝诸军欲观曹公耶？吾亦犹人也，非有四目两口，但多智谋耳。”割须裹颈之时惟恐被人识认，今却出面示人，好生大胆。○“两目一口”，只是鬚须割去几根耳，一笑。诸军皆有惧色。操使人过

阵谓韩遂曰：“丞相谨请韩将军会话。”韩遂即出阵，见操并无甲仗，亦弃衣甲，轻服匹马而出。二人马头相交，各按辔对话。操曰：“吾与将军之父，同举孝廉，吾尝以叔事之。吾亦与公同登仕路，不觉有年矣。”对阵之时，忽叙年家。将军今年妙龄几何？”既叙寒温又叙年齿，全不是对阵时，极是极没要紧话却是极要紧处。韩遂答曰：“四十岁矣。”操曰：“往日在京师，皆青春年少，何期又中句矣！安得天下清平共乐耶！”多时不见，髯须满面，今失去髯须，当有今昔之感。只把旧事细说，并不提起军情。奸极妙极。说罢大笑。相谈有一个时辰，方回马而别，奸极妙极。各自归寨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马超。超慌来问韩遂曰：“今日曹操阵前所言何事？”遂曰：“只诉京师旧事耳。”超曰：“安得不言军务乎？”遂曰：“曹操不言，吾何独言之？”超心甚疑，不言而退。在曹操算中。

却说曹操回寨，谓贾诩曰：“公知吾阵前对话之意否？”诩曰：“此意虽妙，尚未足间二人。某有一策，令韩、马自相仇杀。”操问其计。贾诩曰：“马超乃一勇之夫，不识机密。丞相亲笔作一书，单与韩遂，中间朦胧字样，于要害处自行涂抹改易，然后封送与韩遂，故意使马超知之。超必索书来看。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尽皆改抹，只猜是韩遂恐超知甚机密事，自行改抹，正合着单骑会语之疑，疑则必生乱。我更暗结韩遂部下诸将，使互相离间，超可图矣。”叙谈不足，继之以书，书中有涂抹则疑语中亦必有隐讳矣。因前疑后，因后疑前，真是绝妙疑兵之计。操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随写书一封，将紧要处尽皆改抹，然后实封，故意多遣从人送过寨去，多带从人，正欲使马超知之。下了书自回。果然有人报知马超。超心愈疑，径来韩遂处索书看。韩遂将书与超。超见上面有改抹字样，问遂曰：“书上如何都改抹糊涂？”遂曰：“原书如此，不知何故。”超曰：“岂有以草稿送与人耶？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详细，先改抹了。”俱在贾诩算中。遂曰：“莫非曹操错将草稿误封来了？”殷浩空函、曹操草稿，皆咄咄怪事。超曰：“吾又不信。曹操是精细之人，岂有差错？吾与叔父并力杀贼，奈何忽生异心？”遂曰：“汝若不信吾心，来日吾在阵前赚操说话，汝从阵内突出，一枪刺杀便了。”读至此为曹操寒心。超曰：“若如此，方见叔父真心。”两人约定。

次日，韩遂引侯选、李堪、梁兴、马玩、杨秋五将出阵。马超藏在门影里。韩遂使人到操寨前，高叫：“韩将军请丞相攀话。”操乃令曹洪引数十骑径出阵前与韩遂相见。马离数步，洪上马欠身言曰：“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，切莫有误。”言讫便回马。对话之后继之以可疑之书，送书之后又继之以可疑之语。前既自出，后换他人，奸雄机智真不可及。超听得大怒，挺枪骤马，便刺韩遂。五将拦住，劝解回寨。

遂曰：“贤侄休疑，我无歹心。”马超那里肯信，恨怨而去。韩遂与五将商议曰：“这事如何解释？”杨秋曰：“马超倚仗武勇，常有欺凌主公之心，便胜得曹操，怎肯相让？以某愚见，不如暗投曹公，他日不失封侯之位。”弄假成真，俱在曹操、贾诩算中。遂曰：“吾与马腾结为兄弟，安忍背之？”杨秋曰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得不然。”遂曰：“谁可以通消息？”杨秋曰：“某愿往。”遂乃写密书，遣杨秋径来操寨，说投降之事。假书换得真书，曹操大得便宜。操大喜，许封韩遂为西凉侯、杨秋为西凉太守，其余皆有官爵。约定放火为号，共谋马超。杨秋拜辞，回见韩遂，备言其事：“约定今夜放火，里应外合。”遂大喜，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，五将各悬刀剑听候，韩遂商议，欲设宴赚请马超，就席图之，犹豫未决。

不想马超早已探知备细，便带亲随数人，仗剑先行，令庞德、马岱为后应。超潜步入韩遂帐中，只见五将与韩遂密语，只听得杨秋口中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可速行之！”蒋干在周瑜帐中所听之语是虚，今马超在韩遂帐中所听之语是实。一实一虚，前后遥遥相应。超大怒，挥剑直入，大喝曰：“群贼焉敢谋害我！”众皆大惊。超一剑望韩遂面门剁去，遂慌以手迎之，左手早被砍落。韩遂手痛，不是马超手辣，只缘曹操手毒耳。五将挥刀齐出，超纵步出帐外，五将围绕厮杀。超独挥宝剑，力敌五将。剑光明处，鲜血溅飞，砍翻马玩，剁倒梁兴，五将中又去其二。三将各自逃生。超复入帐中来杀韩遂时，已被左右救去。帐后一把大火，各寨兵皆动。超连忙上马，庞德、马岱亦至，互相混战。超领军杀出时，操兵四至：前有许褚，后有徐晃，左有夏侯渊，右有曹洪。西凉之兵，自相并杀。超不见了庞德、马岱，乃引百馀骑，截于渭桥之上。天色微明，方知混杀了一夜。只见李堪引一军从桥下过，超挺枪纵马逐之。李堪拖枪而走。却好于禁从马超背后赶来，禁开弓射马超。超听得背后弦响，急闪过，却射中前面李堪，落马而死。三将中又去其一。○曹操欲借韩遂杀马超，谁知马超又借于禁杀李堪，为之一笑。超回马来杀于禁，禁拍马走了。超回桥上住扎。操兵前后大至，虎卫军当先，乱箭夹射马超。超以枪拨之，矢皆纷纷落地。写得超可畏。超令从骑往来突杀，争奈曹兵围裹坚厚，不能冲出。超于桥上大喝一声，杀入河北，从骑皆被截断。超独在阵中冲突，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马，马超堕于地上，操兵逼合。正在危急，忽西北角上一彪军杀来，乃庞德、马岱也。此是绝处逢生。二人救了马超，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骑了，翻身杀条血路，望西北而走。曹操闻马超走脱，传令诸将：“无分晓夜，务要赶到马儿。如得首级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；生获者封大将军。”与前追刘豫州仿佛相似。众将得令，各要争功，迤迤追袭。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，只顾奔走。从骑渐渐皆散，步兵走不上者，多被

擒去。只剩得三十馀骑，与庞德、马岱望陇西临洮而去。以上按下马超，以下专叙曹操。

曹操亲自追至安定，知马超去远，方收兵回长安。众将毕集。韩遂已无左手，做了残疾之人，韩遂无手，曹操无须，同病相怜，为之一笑。曹操就于长安歇马，授西凉侯之职。杨秋、侯选皆封列侯，令守渭口。八将止剩其二。下令班师回许都。凉州参军杨阜，字义山，径来长安见操。操问之，杨阜曰：“马超有吕布之勇，深得羌人之心。今丞相若不乘势剿绝，他日养成气力，陇上诸郡非复国家之有也。望丞相且休回兵。”为后文马超夺陇西张本。操曰：“吾本欲留兵征之，奈中原多事，南方未定，不可久留。君当为孤保之。”阜领诺，又保荐韦康为凉州刺史，同领兵屯冀城，以防马超。为后文杨阜破马超张本。阜临行，请于操曰：“长安必留重兵以为后援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定下，汝但放心。”阜辞而去。众将皆问曰：“初贼据潼关，渭北道缺，丞相不从河东击冯翊，而反守潼关，迁延日久，而后北渡，立营固守，何也？”老贼用兵，每为诸将所不识。操曰：“初贼守潼关，若吾初到便取河东，贼必以各寨分守诸渡口，则河西不可渡矣。吾故盛兵皆聚于潼关前，使贼尽南守，而河西不准备，故徐晃、朱灵得渡也。吾然后引兵北渡，连车树栅为甬道，筑水城，欲贼知吾弱以骄其心，使不准备。吾乃巧用反间，畜士卒之力，一旦击破之。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兵之变化，固非一道也。”荀彧谓操“用兵如神”，信然。众将又请问曰：“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，则有喜色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关中边远，若群贼各依险阻，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；今皆来聚一处，其众虽多，人心不一，易于离间，一举可灭，吾固喜也。”孟德《新书》虽不传，只此一段可当《新书》一则。众将拜曰：“丞相神谋，众不及也。”操曰：“亦赖汝众文武之力。”遂重赏诸军。留夏侯渊屯兵长安，所得降兵，分拨各部。夏侯渊保举冯翔高陵人，姓张名既，字德容，为京兆尹，与渊同守长安。操班师回都，献帝排銮驾出郭迎接，明明是迎贼，非迎讨贼之人。诏操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”，如汉相萧何故事。自此威震中外。以上按下曹操，以下接入张鲁。

这消息报入汉中，早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。原来张鲁乃沛国丰人。其祖张陵在西川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感人，人皆敬之。陵死之后，其子张衡行之。百姓但有学道者，助米五斗，世号“米贼”。妙绝绰号。张衡死，张鲁行之。张角与张鲁，一个横叙三人，一个竖传三世。一横一竖，前后遥遥相对。鲁在汉中自号为“师君”，称谓奇绝。其来学道者皆号为“鬼卒”，称谓奇绝。为首者号为“祭酒”，愈出愈奇。领众多者号为“治头大祭酒”。愈出愈奇。务以诚信为主，不许欺诈。如有病者，即设坛使病

人居于静室之中，自思己过，当面陈首，然后为之祈祷；主祈祷之事者，号为“奸令祭酒”。愈出愈奇。祈祷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文三通，名为“三官手书”：一通焚于山顶以奏天，一通埋于地以奏地，一通沉于水底以申水官。天公、地公、人公，与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前后又遥遥相对。如此之后，但病痊可，将米五斗为谢。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，每以铺灯镇坛骗人米粟，不若“米贼”之犹为老实也。又盖义舍，舍内饭米、柴火、肉食齐备，许过往人量食多少，自取而食；多取者受天诛。天只怕不管此等闲事。境内有犯法者，必恕三次；不改者，然后施刑。所在并无官长，尽属祭酒所管。如此雄据汉中之地已三十年。国家以为地远不能征伐，就命鲁为镇南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，通进贡而已。张角称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今张鲁在汉中亦别有一天。当年闻操破西凉之众，威震天下，乃聚众商议曰：“西凉马腾遭戮，马超新败，曹操必将侵我汉中。我欲自称汉宁王，何不竟称‘汉中大师君大祭酒’？督兵拒曹操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阎圃曰：“汉川之民，户出十万馀众，财富粮足，四面险固。今马超新败，西凉之民，从子午谷奔入汉中者，不下数万。愚意益州刘璋昏弱，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为本，然后称王未迟。”张鲁大喜，遂与弟张卫商议起兵。以上又按下张鲁，以下接入刘璋。张角有弟，张鲁亦有弟。早有细作报入川中。

却说益州刘璋，字季玉，即刘焉之子，汉鲁恭王之后。章帝元和中，徙封竟陵，支庶因居于此。后焉官至益州牧，兴平元年患病疽而死，第一卷中便以刘焉作引，至此方才叙明来历，遥应前文。州太史赵赳等，共保障为益州牧。璋曾杀张鲁母及弟，因此有仇。刘表与孙权有仇，刘璋与张鲁有仇，彼此遥遥相对。张鲁、刘璋，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时，刘备已说出两人名字，至此方才叙明来历，亦遥应前文。璋使庞羲为巴西太守，以拒张鲁。时庞羲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，急报知刘璋。璋平生懦弱，闻得此信，心中大忧，急聚众官商议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主公放心。某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使张鲁不敢正眼来觑西川。”正是：

只因蜀地谋臣进，致引荆州豪杰来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张永年反难杨修
庞士元议取西蜀

庞士元议取西蜀

《孟德新书》，或有以其不传为可惜者。不知兵不在书，即使其书传，而书中之意，岂书之所能传乎？得其书而化之，虽旧亦新；执其书而泥之，虽新亦旧。得其书中之意，则无以书为也，不得其书中之意，则又何以书为也？夫善兵者不言兵，曹操有书而孔明无书，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。

张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与曹操，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让与玄德。玄德以谦得之，曹操以骄失之也。许攸狎侮曹操，而操独能忍者，当未破袁绍之时，故气抑而善下；张松狎侮曹操，而操不能忍者，以既破马超之后，故志满而易骄耳。

文有隐而愈现者：张松之至荆州，凡子龙、云长接待之礼，与玄德对答之言，明系孔明所教，篇中只写子龙，只写云长，只写玄德，更不叙孔明如何打点，如何指使，而令读者心头眼底，处处有一孔明在焉。真神妙之笔！

孔明深欲为玄德取西川，又明知张松此来是卖西川，却教玄德只做不知，凭他挑拨，并不提起，直待张松忍耐不住，自吐衷曲，最似今之巧于贸易者：极欲买是物，偏故作不欲买之状，直待卖者求售，然后取之。写来真是好看。

西川图画一轴，孔明在草庐时，已曾取以示玄德，何待张松而后见之？曰：孔明之图，不过形势之大略也；张松之图，必其险要曲折之详备者也。大略虽已可见，而至于何处可以屯粮，何处可以伏兵，不有张松，安能知其详哉？况将入一险峻之西川，则必有人焉为之先容，为之内应。是其得松，又不专在于得图耳。

玄德迎张松之计，孔明教之；而取西川之谋，则庞统主之。何也？盖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责自任，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庞统也。以荆州当吴、魏之冲，苟我方入川，而吴、魏乘虚来袭，将奈之何？故刘璋之使不来，则西川不可入；荆州之守不重，则西川亦不可入。

当刘表之迎刘备也，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；至于刘璋欲迎，而黄权争之，李恢争之，刘巴争之，王累又以死争之，此数人者，皆君子也。

未得孔明之前，则一小人之忌，几为其所中；兼得庞统之后，则众君子之争，曾不以为忧。得士者昌，于兹益信。

却说那进计于刘璋者，乃益州别驾，姓张名松，字永年。其人生得额颅头尖，鼻偃齿露，身短不满五尺，言语有若铜钟。庞统貌陋，张松亦貌陋，可见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。刘璋问曰：“别驾有何高见，可解张鲁之危？”松曰：“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，吕布、二袁皆为所灭，近又破马超，天下无敌矣。主公可备进献之物，松亲往许都，说曹操兴兵取汉中，以图张鲁，则鲁拒敌不暇，何敢复窥蜀中耶？”张松看得曹操中意，谁知后来却是不然。刘璋大喜，收拾金珠锦绣，为进献之物，遣张松为使。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，画图为记，永年张辅出卖西川，不误主顾。带从人数骑，取路赴许都。早有人报入荆州，孔明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。有此一句，暗为下文伏线。

却说张松到了许都馆驿中住定，每日去相府伺候，求见曹操。原来曹操自破马超回，傲睨得志，每日饮宴，无事少出，国政皆在相府商议。张松候了三日，方得通姓名。左右近侍先要贿赂，却才引入。此苏秦所谓“因鬼见帝者”也。然走谒大人者往往如此，岂独曹操为然哉？操坐于堂上，松拜毕，操问曰：“汝主刘璋连年不进贡，何也？”松曰：“为路途艰难，贼寇窃发，不能通进。”操叱曰：“吾扫清中

原，有何盗贼？”好言太平而恶言盗贼者，秦之赵高、宋之贾似道则然，不谓曹操亦作此语。松曰：“南有孙权，北有张鲁，西有刘备，至少者亦带甲十馀万，岂得谓太平耶？”抢白得好。操先见张松人物猥琐，五分不喜；又闻语言冲撞，遂拂袖而起，转入后堂。曹操不以貌陋轻庞统，独以貌陋轻张松，何也？盖庞统谏之而张松触之也。左右责松曰：“汝为使命，何不知礼，一味冲撞？幸得丞相看汝远来之面，不见罪责。汝可急急回去！”松笑曰：“吾川中无谄佞之人也。”身虽短而言则长。忽阶下一人大喝曰：“汝川中不会谄佞，吾中原岂有谄佞者乎？”

松观其人，单眉细眼，貌白神清。一俊一丑，相形好看。问其姓名，乃太尉杨彪之子杨修，字德祖，见为丞相门下掌库主簿。此人博学能言，智识过人。松知修是个舌辩之士，有心难之。修亦自恃其才，小觑天下之士。当时见张松言语讥讽，遂邀出外面书院中，分宾主而坐，谓松曰：“蜀道崎岖，远来劳苦。”松曰：“奉主之命，虽赴汤蹈火，弗敢辞也。”修问：“蜀中风土何如？”松曰：“蜀为西郡，古号益州。路有锦江之险，地连剑阁之雄。回还二百八程，纵横三万馀里。鸡鸣犬吠相闻，市井闾阎不断。田肥地茂，岁无水旱之忧；国富民丰，时有管弦之乐。所产之物阜如山积，天下莫可及也！”张松口中夸示之语亦抵得一幅画图。修又问曰：“蜀中人物如何？”松曰：“文有相如之赋，武有伏波之才；医有仲景之能，卜有君平之隐。九流三教，‘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’者，不可胜计，岂能尽数！”既夸地灵，又夸人杰。修又问曰：“方今刘季玉手下，如公者还有几人？”松曰：“文武全才，智勇足备，忠义慷慨之士，动以百数。如松不才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记。”既夸先贤，又夸时俊。修曰：“公近居何职？”松曰：“滥充别驾之任，甚不称职。敢问公为朝廷何官？”修曰：“见为丞相府主簿。”松曰：“久闻公世代簪缨，何不立于庙堂辅佐天子，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？”孔融称杨彪“四世清德”，而其子乃为曹操所用，且操曾执辱杨彪，而修曾不以为嫌，宜其为松笑耳。杨修闻言，满面羞惭，强颜而答曰：“某虽居下僚，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，早晚多蒙丞相教诲，极有开发，故就此职耳。”不曰附操之势而曰服操之才，亦是勉强支吾之语。松笑曰：“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、孟之道，武不达孙、吴之机，专务霸强而居大位，安能有所教诲，以开发明公耶？”既笑杨修又笑曹操，妙甚，恶甚。修曰：“公居边隅，安知丞相大才乎？吾试令公观之。”呼左右于篋中取书一卷，以示张松。松观其题曰“孟德新书”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共一十三篇，皆用兵之要法。曹操以兵为书，张松又以舌为兵。松看毕问曰：“公以此为何书耶？”修曰：“此是丞相酌古准今，仿《孙子十三篇》而作。若仿《十三篇》便不得谓之《新书》。公欺丞相无才，

此堪以传后世否？”松大笑曰：“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，何为‘新书’？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，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，正好瞞足下耳！”今之盗窃他人文字以为己有者，恨不令张永年见之。修曰：“丞相秘藏之书，虽已成帙，未传于世。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，何相欺乎？”松曰：“公如不信，吾试诵之。”遂将《孟德新书》，从头至尾朗诵一遍，并无一字差错。不是曹操蹈袭他人文，却是曹操之文被张松蹈袭去了。修大惊曰：“公过目不忘，真天下奇才也！”后人诗赞曰：

古怪形容异，清高体貌疏。语倾三峡水，目视十行书。

胆量魁西蜀，文章贯太虚。百家并诸子，一览更无余。

当下张松欲辞回。修曰：“公且暂居馆舍，容某再禀丞相，令公面君。”松谢而退。

修入见操曰：“适来丞相何慢张松乎？”操曰：“语言不逊，吾故慢之。”修曰：“丞相尚容一祢衡，何不纳张松？”照应二十三卷中事。操曰：“祢衡文章播于当今，吾故不忍杀之。松有何能？”修曰：“且无论其口似悬河，辨才无碍。适修以丞相所撰《孟德新书》示之，彼观一遍，即能暗诵，如此博闻强记，世所罕有。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，蜀中小儿皆能熟记。”操曰：“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？”令扯碎其书烧之。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，却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。修曰：“此人可使面君，教见天朝气象。”操曰：“来日我与西教场点军，汝可先引他来，使见我军容之盛，杨修夸之以文，曹操又耀之以武。教他回去传说，吾即日下了江南，便来收川。”修领命。

至次日，与张松同至西教场。操点虎卫雄兵五万，布于教场中。果然盔甲鲜明，衣袍灿烂；金鼓震天，戈矛耀日；四方八面，各分队伍；旌旗颯彩，人马腾空。松斜目视之。斜目便有傲睨不屑之意。良久，操唤松指而示曰：“汝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？”松曰：“吾蜀中不曾见此兵革，但以仁义治人。”妙甚恶甚。○文不足以动之而欲以武动之，曹操已低一着。操变色视之，松全无惧意。杨修频以目视松。操谓松曰：“吾视天下鼠辈犹草芥耳。大军到处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顺吾者生，逆吾者死。汝知之乎？”松曰：“丞相驱兵到处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松亦素知。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，宛城战张绣之日；赤壁遇周郎，华容逢关羽；割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避箭于渭水；此皆无敌于天下也！”当面嘲笑亦大快心，闻此数语，《新书》即不暗合古人亦当烧矣。操大怒曰：“竖儒敢揭吾短处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杨修谏曰：“松虽可斩，奈从蜀道而来入贡，若斩之，恐失远人之意。”操怒气未息。荀彧亦谏，操方免其死，令乱棒打出。有此一番受侮，愈衬下文之妙。

松归馆舍，连夜出城，收拾回川。松自思曰：“吾本欲献西川州县与曹操，谁想如此慢人，把一个西川乱棒打落了。我来时于刘璋之前开了大口，今日快快空回，须被蜀中所笑。吾闻荆州刘玄德仁义远播久矣，不如径由那条路回，试看此人如何，我自有主见。”一个主顾不着，只得再寻一个。于是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上而来，前至郢州界口，忽见一队军马，约有五百馀骑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轻妆软扮，勒马前问曰：“来者莫非张别驾乎？”松曰：“然也。”那将慌忙下马，声诺曰：“赵云等候多时。”明明是孔明调遣，妙在不叙出来，令读者自知之。松下马答礼曰：“莫非常山赵子龙乎？”云曰：“然也。某奉主公刘玄德命，为大夫远涉路途，鞍马驰驱，特命赵云聊奉酒食。”言罢，军士跪奉酒食，云敬进之。极其恭敬，务与曹操相反。松自思曰：“人言刘玄德宽仁爱客，今果如此。”俱在孔明算中。遂与赵云饮了数杯，上马同行，来到荆州界首。是日天晚，前到馆驿，见驿门外百馀人侍立，击鼓相接。一将于马前施礼曰：“奉兄长将令，为大夫远涉风尘，令某洒扫驿庭，以待歇宿。”又明明是孔明调遣，妙在只不叙明，令读者自知之。松下马，与云长、赵云同入馆舍，讲礼叙坐。须臾，排上酒食，二人殷勤相劝。又极其恭敬，务与曹操相反。饮至更阑，方始罢席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早膳毕，上马行不到三五里，只见一簇人马到，乃是玄德引着伏龙、凤雏亲自来接，遥见张松，早先下马等候。非敬张松也，敬西川耳。松亦慌忙下马相见。玄德曰：“久闻大夫高名，如雷灌耳。恨云山迢远，不得听教。今闻回都，专此相接。倘蒙不弃，到荒州暂歇片时，以叙渴仰之思，实是万幸！”非请张松，直请得一个西川来了。松大喜，遂上马并辔入城。至府堂上各各施礼，分宾主依次而坐，设宴款待。饮酒间，玄德只说闲话，并不提起西川之事。孔明教法绝妙。松以言挑之曰：“今皇叔守荆州，还有几郡？”孔明答曰：“荆州乃暂借东吴的，每每使人取讨。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，故权且在此安身。”却用孔明回答的妙甚。松曰：“东吴据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强国富，犹且不知足耶？”庞统曰：“吾主汉朝皇叔，反不能占据州郡；其他皆汉之蠹贼，却都恃强侵占地土，惟智者不平焉。”又换庞统回答，妙甚。孔明只言玄德无处安身，庞统便言他人合当相让，一吹一唱，大家说着哑谜。玄德曰：“二公休言。吾有何德，敢多望乎？”庞统不平之语渐渐说得近了，却用玄德一语漾开去，妙甚。松曰：“不然。明公乃汉室宗亲，仁义充塞乎四海，休道占据州郡，便代正统而居帝位，亦非分外。”玄德拱手谢曰：“公言太过，备何敢当！”玄德一味谦逊，只不拢来，妙甚。

自此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，并不提起川中之事。三日后还不提起，妙甚。松辞去，玄德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。玄德举酒酌松曰：“甚荷大夫不弃，留叙三日；

今日相别，不知何时再得听教。”到西川来领教便了。言罢，潸然泪下。非为张松而泪，为西川而泪也。张松自思：“玄德如此宽仁爱士，安可舍之？不如说之，令取西川。”乃言曰：“松亦思朝暮趋侍，恨未有便耳。松观荆州，东有孙权常怀虎踞，北有曹操每欲鲸吞，亦非可久恋之地也。”只说荆州不可居，尚未说出西川来，亦自觉引路。玄德曰：“故知如此，但未有安迹之所。”以言约之。松曰：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；智能之士，久慕皇叔之德。若起荆襄之众，长驱西指，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至此更耐不得，只得和盘托出。玄德曰：“备安敢当此？刘益州亦汉室宗亲，恩泽布蜀中久矣。他人岂可得而动摇乎？”张松明明说出，已是极力相就矣，妙在玄德又用一语漾了开去。松曰：“某非卖主求荣，实是此四字，偏要先辩白一句，亦自觉口重耳。今遇明公，不敢不披沥肝胆。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，禀性暗弱，不能任贤用能；加之张鲁在北，时思侵犯；人心离散，思得明主。松此一行，专欲纳款于操，何期逆贼恣逞奸雄，傲贤慢士，故特来见明公。不打自招，尽情说出。明公先取西川为基，然后北图汉中，收取中原，匡正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。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，松愿施犬马之劳，以为内应。未知钧意若何？”连日殷勤相待，正为要钓他这几句话。玄德曰：“深感君之厚意。奈刘季玉与备同宗，若攻之，恐天下人唾骂。”又推开一句，妙甚。松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努力建功立业，著鞭在先。今若不取，为他人所取，悔之晚矣。”皆是孔明、庞统意中之语，却偏要迫张松口中说出，妙甚。玄德曰：“备闻蜀道崎岖，千山万水，车不能方轨，马不能联辔；虽欲取之，用何良策？”此处方才应承，却便要钓他这本画图出来。松于袖中取出一图，递与玄德曰：“松感明公盛德，敢献此图。便知蜀中道路矣。”孔明用计，至此大事已毕。玄德略展视之，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，远近阔狭，山川险要，府库钱粮，一一俱载明白。松曰：“明公可速图之。松有心腹契友二人：法正、孟达，此二人必能相助。如二人到荆州时，可以心事共议。”又引出两人来一同做贼。玄德拱手谢曰：“青山不老，绿水长存。他日事成，必当厚报。”松曰：“松遇明主，不得不尽情相告，岂敢望报乎？”说罢作别。极似迎宾馆中说分上者，直待临别时方才一明来意。孔明命云长等护送数十里方回。

张松回益州，先见友人法正。正字孝直，右扶风郡人也，贤士法真之子。松见正，备说：“曹操轻贤傲士，只可同忧，不可同乐。吾已将益州许刘皇叔矣，专欲与兄共议。”轻轻将一国卖与人了。法正曰：“吾料刘璋无能，已有心见刘皇叔久矣。此心相同，又何疑焉？”少顷，孟达至。达字子庆，与法正同乡。达人，见正与松密语。达曰：“吾已知二公之意，将欲献益州耶？”松曰：“是欲如此。